

冰心选集

第六卷

书话 评论 附录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冰心选集

第六卷

书话 评论 附录

李保初 李嘉言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李自修

书名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邓汝燧

冰 心 选 集

第六卷

书话 评论 附录

李保初 李嘉言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26.875 印张 595.000 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5434-1262-4/I·62



冰心访问日本（1955年）



冰心与外孙陈钢（1989年）



冰心与巴金及两家亲人（1981年春）



冰心与张镇、周明等（1989年）

编 者 的 话

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创业者，是海内外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明年就将迎来九十一诞辰和从事文学创作七十二周年的时候，她仍在辛勤地执着地笔耕，继续辐射着自己的光和热，坚持向读者传播着真善美。对这样一位本世纪的文坛巨星，对这位文品和人品都堪称楷模的前辈，对以精美的精神食粮哺育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作为受惠的读者和学步的晚辈，我们从来就怀着深深的仰慕和敬佩之情。

今年夏天，我们受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约请，负责编选《冰心选集》，既感到非常高兴，愿尽心做好，又唯恐力不胜任，有愧于事。于是，首先就去请教冰心先生，聆听她本人的指教。老作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就选集的编选问题谈了很宝贵的意见，随后又详细审阅了各卷的目录，订正了翻译卷中的个别文

字，并亲自补充了近期发表的若干篇目，审订了我们撰写的《冰心传略》，还让亲属陈恕先生为等本书挑选了极为珍贵的照片。这都给了我们巨大的思想鼓励 and 实际帮助。没有冰心先生的支持与赐教，这套选集不大可能如此顺利编讫和以现在的规模展现在读者面前。

同以前出版的冰心全集、文集、选集相比，这套选集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收集较全，包罗较广。就篇幅说，收集作品840余篇，共计290余万字，是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个选本；就内容说，包括了创作、翻译、评论各类作品，还特别编选了一卷儿童文学，这就基本上反映了冰心先生著译的全貌；就入选作品的写作时间说，从1919年9月一直到1990年10月，前后跨越71年。选篇的指导思想是前略后详，将近年来发表的作品尽量多选入。二、各卷篇目的排列，根据不同情况适当作了些归类。有的以时间为序，有的以内容分辑，有的以国别归并，有的以体裁聚拢，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查找、阅读和更清楚地反映作家创作的总体成就。当然，其中也有不少难于处理好的问题。这只是一次尝试，是否有当，还需专家、读者赐教。三、选集后面附有《冰心传略》和三种目录索引。这或许能给读者与研究工作者提供某些方便。以上所说，是这套选集有别于其他的地方。

全书共分六卷

第一卷 小说·诗歌

第二卷 散文（上编）

第一辑 抒情散文

第二辑 速写·特写

第三卷 散文（下编）

- 第三辑 中外游记
- 第四辑 回忆·悼念
- 第四卷 儿童文学
- 第一辑 散文·特写
- 第二辑 小说
- 第三辑 诗歌
- 第五卷 翻译作品
- 第六卷 书话·评论
- 第一辑 创作谈
- 第二辑 序跋
- 第三辑 杂感
- 第四辑 作品评论
- 第五辑 学术论文
- 附录：
- 一、冰心传略 李保初 李嘉言
- 二、冰心著译年表（1919——1990）
范伯群 郭彦勤
- 三、冰心著译出版目录（1923——1990）
范伯群 郭彦勤
- 四、冰心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23——1990）
范伯群 郭彦勤

李保初 李嘉言

1990年11月于北京

入世 真诚 讲究技巧

——略谈冰心的文学观（代序）

李保初 李嘉言

我从来认为创作来源于生活，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同时创作必须从真挚的情感出发，抒真情，写实境，才能得到读者的同感与共鸣。

——冰心

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准的作品，他或她必然是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负有重大的鼓舞和教育的责任的。

——冰心

冰心1981年10月为《冰心论创作》写的短序中曾这样说：“这些短文，多属杂感随笔之类，就象小学生写的‘作文的心得’或‘读后感’，没有什么精辟的言论。希望读者们不要让‘论创作’三个字吓住了，至多是一家之言而已。”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冰心的谦逊，但也道出了她的文学理论的某些特色。因为她系统地研究过元代戏曲，研究过她素所喜爱的李清照，研究过中国的诗歌及著名诗人，研究过她崇敬的泰戈尔及其哲学与作品，研究和比较过中西戏剧，研究过《红楼梦》的写作技巧，研究过小说、散文、诗歌的特点，并在这些领域都发表过

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家之言”，所以并不是没有什么“精辟的言论”。可她将这些看作“杂感随笔之类”，从不以理论家自居，当然也从不被理论吓住或以理论吓人。她的很多文学主张、文学观念，与其说是从理论书上“学”来的，勿宁说是从生活中“悟”来的，是她长期思考与实践的结晶。正是这样，就使冰心的文学理论具有以下特性：（一）主体性强。她的关于文学的许多见解，如创作与社会，创作与生活，创作主体的素养，作品的阅读欣赏等，都深深地烙上了个人的印记，是她自己体验、感受、理解、认同了的，有她全部的生活、理想、人格做为基础和依托。这样的理论，是扎根在地上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有血有肉的，是平易近人的。读着这样的理论，有如听一位挚友开诚布公地同你谈心和交换意见，使你感到坦率、朴素、亲切。如果你也有过相当的写作锻炼和阅读积累的话，还会由感同身受而首肯，由心领神会而微笑，由默契而生验证之心，由受益而萌感激之情。理论的主体性就是理论家本人的人品和个性。冰心深深懂得并尽力倡导创作和理论的主体性，她认为文学家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文艺丛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冰心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理想，是她从事创作实践活动的指针，是她高尚的人品、人格的体现，又是她个性、才情、禀赋的辐射。所以才那样引人注目，才那样服人感人。（二）实践性强。理论的实践性有两层含意：一是指理论来自实践，是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概括和升华；二是指理论又能指导实践，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新的实践中前进和发展。“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

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实践论》)文学理论也同样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性。冰心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且不说那些为自己的作品写的序文,就自己读书与写作的甘苦所做的谈话,漫话儿童文学创作的体会等,是如何凝聚着作家在实践中所付出的心血,闪耀着实践的光泽;就是论文学家的造就,论中国新诗的将来,论诗人与政治的关系,论健康的文风等等,这些看来离实际距离较远、纯理论色彩较强的论题,冰心阐释时也总是紧扣现实,联系实际,让人感到每一个论点都是感性认识的升华与抽象,每一个主张都有很强的导向意图与价值,每一篇论文都体现鲜明的写作动机和社会背景,继承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都是实践性的体现。具有实践品性的理论才是常绿之树,冰心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就蕴含于此。(三)通俗简明。这看来只是一个理论的表述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家的修养和水平问题。要将某些深奥的文学理论,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地讲述出来,而且还能取繁以简、用语精约,非有深厚的功底不能为,非有务实的作风不能为,非有为读者着想的态度不能为,非有大手笔的语言能力也不能为。如她二十岁刚出头时写的那篇《文学家的造就》,全文只三千多字,却从纵剖面与横剖面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培养文学家的环境、途径和条件。实际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富的“作家论”的纲目,所列的八项条件,每一项都可以生发、展开,每一句话都可以阐释、申说,精炼已极。非常明白好懂。冰心的其他文章也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她的理论令人爱看,赢得了许多读者。

以上三点,显示了冰心文学理论的独创性,和她的文学作品一样,形成了她的鲜明突出的风格。

冰心的文学理论不仅有个性,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这里

只就主要的几点做点简略的评介。

奉行入世的思想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出世和入世两种创作思想。出世，是宣传参透人生、看破红尘，不关心时世的演变、社会的纷扰和民生的疾苦，在创作中不涉世事，或吟风弄月以自娱，或寄情山水以避世，或佯装超拔以自解，这种作品看了使人消沉、悲观、颓唐，于社会、人生起促退的作用。入世，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以社会的困扰为困扰，以人民的疾苦为疾苦，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并用自己的创作崇美抑丑，贬恶扬善，抱着“兼济”的目的，促进人生的美好，推动时代的前进。

冰心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作家。她早年就在《问答词》中明确宣布：“是呵！我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须前进。”“希望便是快乐，创造便是快乐。逞玄想，撇下人生，难道便可使社会不污浊，人生不烦闷？”她的揭示社会弊病的“问题小说”，散发爱的芬芳的小诗和散文，就是言出行随的证明，是“为人生的艺术”，是高扬入世思想的旗帜。

入世，是一种泛化的主张，是一种共性的追求，是一种宏观的思想。不同的作家，会以各异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来实现自己入世的主张；同一个作家，也会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入世追求。同样是主张为世所用，为改良社会出力，冰心与庐隐的想法就不同，她们作品的主题也迥然异趣。庐隐因尝到了生活的不幸，作品里总隐隐流贯着恨，认为人世之间没有多少同情、友爱与温暖。冰心年轻时则坚信“爱在右，同情在左”，竭力用爱的哲学来启迪、鼓舞、振奋烦闷中的青年，

热望他们从空虚、消沉、颓唐中醒悟过来，走上热爱生活、改造环境、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生之路。这实际上是借文学作为载体，积极宣传入世的思想。她为此还在《超人》中创造了一个仇视世界、甚至憎恨人类的“冷心肠”的何彬的形象，他最后在母爱、自然、童心的感化下得到了转变，抛弃了“恨”的哲学，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的“爱的哲学”。这就表明，并非冰心没有看到社会的黑暗，而是她有另外的创作观念。她曾说：有人“总以为我的作品里的人物单纯，特别是多孩子和母亲，同时更不爱暴露社会的罪恶，我的意思是这社会上的罪恶已够了，又何必再让青年人尽看那些罪恶呢？”（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1936年，她深感当时“贪官污吏之多”，但她救治的办法也不是参予揭露，而是以深深的敬意写了“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先生，文章结尾说：“我不愿提出我所耳闻目击的无数种种的贪污事实，我只愿高捧出一个清廉高峻的人格，使我们那些与贪污奋斗的朋友们，抬首望时，不生寂寞之感……”（《记萨镇冰先生》）冰心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改造现实，可她的药方是“爱”，是树立楷模，这当然是软弱无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但她的创作主张和宣传爱的作品，于社会、人生仍然是有益的，正如茅盾在《杂感》中所说：“在这当儿，给予慰安，唤起新的活力，是文学家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冰心辗转从日本归来，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进步的世界观。这时为社会主义祖国写作，为劳动人民写作，为几亿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写作的目的日益明确，日益强化。入世的主张虽然一如既往，始终未变，但作者的抱负和目标却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或者说，冰心的入世的文学观在新的社会和新的时代有了全新的内容，揭开了新的篇章。她不再只注意身边的人和事，不再唱“微带着忧愁”的低音，不再感到“四海皆秋气，一室春难暖”，当然也不再“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比如同样是写《寄小读者》，“初寄”的动机是：“我有三个弟弟，他们的朋友也很多，一群一群的到我家玩耍，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个，我很喜欢他们，我为《儿童世界》写的《寄小读者》就是给他们看的。”（《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而当解放后写“再寄”、“三寄”时，冰心的眼界、胸襟、服务对象、创作目的就都不可同日而语了。她五十年代写“再寄”之前，曾明确表示：“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归来以后》）到1978年开始写“三寄”的时候，认识更深刻，目标更远大，心情也更急切。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不同了，在拨乱反正、人心思治的形势下，我们九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而我国今日的两亿儿童，正是二〇〇〇年的生力军和主人翁。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来接触清新的、耀眼生花的民主与科学的光明、善美、聪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这无比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上，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勇敢而愉快地担负起这无比光荣的责任。”（《儿

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 1980年冰心在日本对国外朋友讲:“我们要象园丁那样培育出美丽的花朵。这样的愿望大家都有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样的责任。对于世界和平、人类的进步我们都有责任,并且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我和小读者》) 1981年还满怀信心地说:“今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去年我曾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我将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从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写作,从怀着希望青年人摆脱烦恼、振作有为的良好而又不大能实现的创作愿望,从抱有真心实地愿意用爱来改善社会人生的虽然善良但又“偏颇”的信仰,到坚定而又明确地意识到要为广大人民、为社会主义社会、为“四化”建设写作,身体力行并大声疾呼地为几亿二十一世纪的生力军和主人翁写作,并在世界的讲台上宣称为和平事业、为人类幸福写作,这就是冰心在“入世”的创作道路上走过的一段光辉的历程。她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给人以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为社会人生与为我是根本对立的。要真正做到“入世”,为世所用,就要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冰心从小就有默默奉献的好品质。不到10岁时,老师出“但不”这两个词让她造句,她造的是“为社会担义务,虽觉可贵,但不可以此自夸。”这种认识和志向,令人刮目相看。到了晚年,她写过一篇题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短文。她说:“所谓淡泊,我理解就是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不要过分奢求,安于过得清简、素朴一些;宁静则是心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的杂念,少些私心。这样,人生在世,不为个人私利操劳所累,把自己的志向同革命的事业融合在一起,他的心胸就会宏大起来,精神就会充实起来,心情